

岑巩县4.2万亩水稻制种“赶花”忙

○ 通讯员 杨树 杨云 摄影报道

小暑时节,正值水稻制种抽穗扬花关键期。连日来,岑巩县各水稻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为4.2万亩水稻制种开展“赶花”授粉作业。

走进岑巩县水尾镇鸳鸯村岩下坝区水稻制种基地内,连片的稻田如绿宝石镶嵌在大地上,一排排整齐的水稻随风舞动着,卷起道道“碧波”,浓郁的稻香也随之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于田间开展人工授粉作业,以辛勤劳作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丰收图景。

“赶花”是保障水稻产量的核心步骤,直接关系到水稻制种的产量,每年这个时期,扬花授粉都是水稻制种的头等大事。通过人工将父本稻花花粉扬起,促进母本充分授粉,确保籽粒饱满。据制种大户杨世伟介绍,“赶粉以9天为一周期,每日需进行3次,选择10:00—13:00父本花粉最旺盛时段作业,让它的花粉跟母本的花粉相结合,提高母本的产量。”

在基地赶花现场,稻浪随风起伏,田埂上,“赶花人”两人一组,将长绳横拉在一丘丘稻田间,沿着田埂快速移动,长绳在稻田里“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激起层层稻浪,将父本的水稻花粉扬起,传给母本水稻授粉。

筑昇公司驻岑负责人党云岳笑言道:“岩下坝区

是我们公司在岑巩移栽时间最早的制种基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亩产可达310公斤。”

近年来,水尾镇充分挖掘坝区资源优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种植大户”发展模式,着力于打造“万亩大坝”制种基地。2025年水尾镇水稻制种面积已达5520余亩,预计年供优质良种118万余公斤。

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和“国家级制种基地奖补县”,岑巩县采用“制种企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发展模式,由合作社统一整合流转土地资源,企业与种植大户签订订单协议,并全程提供良种、技术、农资等支持,利用农业保险政策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据悉,2025年,岑巩县实施水稻制种面积达4.2万亩,实现连续五年制种面积逐年增长。随着小暑时节的到来,该县各水稻制种基地将陆续开展“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制种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锦屏县加池苗寨:

木商文化的“活态缩影”

○ 通讯员 王芳樟



加池苗寨 (通讯员 姜源佩摄)

清水江一路挽青揽绿,蜿蜒流淌在黔东南的大地上,出剑河南加,顺锦屏瑶光而下,来到一处稍微宽阔的回弯地带,一尊巨石稳立江心,欲挡水回流,激流拍打在岩石上,溅起朵朵浪花,右岸的青山绿林间散落着许多吊脚楼,一条青石板路从江边依山而上,直至寨中。

这个村寨就是加池。

锦屏县河口乡加池苗寨,亦名加什,侗家人称作“加钡”,为青山界四十八苗寨之一,相传清康熙时,加池头人与文斗、岩湾等村赴黎平府申请“输粮入籍”,知府问:“烟户几何?”答曰:“九家半。”知府问何为九家,头人答:“有一寡妇,只算半家。”知府便将烟户按十户计征,故而得名。

认识加池,先从母亲口中的念叨开始,因为家父曾到此地淘金半载,后从王宗勋先生编著的《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清水江文化探微》等书对它的历史风物有了更深的了解。

加池苗寨的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木商文化的发展史。

2001年,时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的王宗勋到加池征集锦屏文书,攻克诸多难题后,最终成功说服姜绍烈等人把1200多份文书交馆收藏。随后,通过档案、史志部门的宣传推介,加池备受关注。

2002年,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刘志伟率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大卫、清华大学教授周小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等中外专家学者到加池考察民间契约文书,得到姜绍烈、姜绍明等村民的大力支持,为开启清水江中下游流域锦屏文书研究热潮奠定了良好基础,促使

加池成为国内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争相奔赴的田野考察“历史现场”。

2005年,借助锦屏文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契机,王宗勋、陈春声、张应强等学者几经周折,促成香港金城营造集团捐建加池希望小学。此外,还追加5万元修整河边至寨上的青石板路1100米,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村路概貌。

2019年,我首次见到“加池四合院”,油光可鉴的青石板,四方天井的四合院,雕梁画栋的晚清时期木质建筑风格让人震撼不已。此后,它就像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深深地镌刻在心里。

2024年,由于脱贫攻坚后评估工作,我又一次与之相见。走进加池,眼前一湾碧波从村脚流过,坡岸上散落着吊脚楼群,依山而铺的青石板路直达寨上,一股古香古色之风迎面扑来。

寨上除了进村公路是水泥路之外,其他的串户路皆由青石铺就而成,宽约1.5米。由于村里正在实施“两改”工程,消防管网及其设施随巷道铺设,所以一边是宽敞厚实的青石板路,地面满是泥灰;另一边是水泥或新土

覆盖的消防管网,不禁有些违和感。

“要经过一场大雨的冲刷就好了!”姜绍昌主任说。

据他介绍,始建于1943年的加池小学,纯木质建筑,全为榫卯结构,外形呈八角亭式,这种风格的学校建筑也是反映解放前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建筑技艺的一个范例,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

1990年至1994年,从台湾回乡探亲的姜锡光先生看到村校破败不堪,于是慷慨捐资万余元作盖瓦、修路、修建操场等善举之事,村民立碑铭记,盛赞先生“锡款万元功德长在,光耀千古后继倍增”。

吃过午饭,趁着休息间隙,我急不可待地来到四合院。

只见一幢“回”字形的古老木质建筑稳立在地面上,排水系统明暗相交,房屋外侧是一眼水塘,里坎是一口古井,外边那面围岩被磨得光洁如玉。老井泉涌,延绵不绝,流至水塘,再溢出坎外,不仅“流水生财”,而且还成了四合院的“护宅水”。侧面有几根细长的杉木跨过水塘,撑抵在房屋的外

柱,房柱底还留有三块挡水岩。这就是跨越148年时空,糅合湘楚文化与苗侗文化于一体的晚清风格建筑——“加池四合院”。

据说,四合院完好保存至今,主要归功于屋边的这口大水井。光绪三年至今,寨上曾发生两次大火灾,房屋几乎烧尽,每当大火逼近时,寨民们齐心协力相帮,用井水灭火,挽救古宅于危难。

四合院坐南朝北,为青瓦顶四合天井样式纯木质建筑,三层五间,正屋为五柱七瓜重檐悬山顶结构,前堂和厢房为双柱五瓜单檐悬山顶结构,保存有大量清至民国时期的锦屏文书和农林生产生活用具,俨然一座清水江木商文化历史博物馆。

锦屏文书是加池苗寨的文化瑰宝,全寨存藏4000余份,仅四合院就存藏1200多件,其中涵盖了山林土地权属转移、佃山造林及林木产权纠纷等方面,凸显林业性、原生性、完整性、归户性等鲜明特点,是研究清水江中下游少数民族地区清代至民国时期林业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

走在规整而宽敞的青石步道上,每一步踩路的声音都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加池四合院渐渐淡出了视线,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庆幸的是有姜绍烈、姜绍明之辈对乡土文化的坚守与执掌,才让世人有机会从另一个维度回到那久远的“历史现场”。

加池,一个窥见清水江中下游少数民族地区木商文化历史的“活态缩影”。我想,只要人类追求文明的脚步不停,文化历史的引力就不会消亡,加池就永远活在泛黄的锦屏文书里,活在数字档案的电子册页中。

仲夏时节的剑河县柳川镇,群山环抱的坝子里藏着一片热闹的生机。巫泥、加禾、巫库、柳落等村的600余亩朝天椒田,像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绿色的枝叶间缀满或青或红的小灯笼,顶端齐刷刷指向湛蓝的天空,那股“朝天而长”的倔强劲儿,透着一股子蓬勃向上的精气神。风过时,叶浪裹挟着辛辣的清香漫过田埂,仿佛在预告一场丰收的盛宴。

田间地头的“辣椒管家”

巫泥村的田野里,三十余公分高的朝天椒植株挨挨挤挤,织成一张望不到边的绿毯。阳光下,叶片边缘泛着油亮的银辉,叶背上的绒毛清晰可见,连泥土都透着湿润的光泽。村支书周成戴着草帽穿梭其间,胶鞋上沾着新鲜的泥点。他忽然停下脚步,手指轻轻拨开一片卷曲的叶子——一只卷叶虫正躲在叶筒里啃食嫩叶。“这小东西最会藏懒!”他眉头微蹙,两指精准捏住虫身,动作干脆利落。

“今年这100亩地,棵棵都是我的宝贝。”周成直起身,抹了把额头的汗,黝黑的脸上漾开笑容。他脚下的土地曾种过玉米和水稻,收益平平。去年试种20亩朝天椒尝到甜头后,今年索性扩种到100亩。“你看这根系,扎得深!”他蹲下身扒开表层土,露出密密麻麻的白色须根,“雨水够、温差好,再加上三天两头来盯梢,想不丰收都难。”

翻过一道山梁,巫库村的辣椒田更显规整。一排排植株像列队的士兵,顶端的辣椒果攒着劲儿往上蹿,夏风拂过,便集体跳起欢快的舞蹈。村支书李光荣正指挥村民给田垄覆膜,“今年财政的600元/亩补助太及时了!”他指着地头的滴灌设备,“用这笔钱买了新水管,还请了农技员来指导,79亩地长得比往年壮实多了。”

算收益时,李光荣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开支:“苗钱、肥料、人工……但按保底计算,一亩少说收750公斤,刨去成本,纯利能有两千多。”他忽然提高声音,“明年我要把隔壁的荒坡也开垦出来,争取种到200亩,让村里的老少爷们都跟着赚!”

柳落村的辣椒田藏在河谷边,水汽氤氲中,泛着白光的果实像胖乎乎的娃娃。村委会副主任杨胜智拨开枝叶,指着一串半红半绿的辣椒说:“这50亩地是村合作社领办的,32户人家参股,其中8户是脱贫户。”他蹲下身比划着,“按协议保底收购价,一亩2400元,总共有12万元收入,年底分红时,最困难的王大爷家少说能分两千。”

说起种植门道,杨胜智打开了话匣子:“这辣椒是‘吃肥大户’,开春得先深翻土地,每亩撒500斤腐熟的牛粪当底肥。栽苗后两周追一次农家肥,开花时还得补钾肥。”他指着田埂边的黄色粘虫板,“病虫害也得防,除了人工捉虫,还得用生物药剂,绝对不能用高毒农药,坏了咱的招牌。”

产业链上的“定心丸”

在柳川镇农业服务站的办公室里,农技员李刚正整理朝天椒种植档案。桌上的地图标注着全镇12个种植点,红笔圈出的“600亩”格外醒目。“这些地都是精挑细选的,海拔、土壤酸碱度都适合辣椒生长。”他翻出一本技术手册,“我们搞了‘五统一’:镇里统一从贵州农科院引进优质种苗,统一组织农技员分片指导,成熟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再送到县里的加工厂统一烘干,最后通过电商平台和批发市场统一销售。”

说话间,李刚的手机响了,是加禾村种植户张正国打来的,说辣椒叶有点发黄。“别慌,你看看叶背有没有蚜虫?”李刚边听边记录,“下午我过去看看,大概是缺氮了,补点尿素就行。”挂了电话他解释,“我们每周都下村巡查,还建了种植户微信群,有问题随时解决。”

对于收益,李刚算起账来一丝不苟:“总投资36万元全是财政衔接资金,每亩补助600元,覆盖了5个合作社、87户脱贫户和23户‘三类户’(监测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按亩产750公斤、每公斤4元算,600亩总产值能有180万元,户均增收超过1.2万元。”他指着窗外的运输车,“上周已经有重庆的客商来考察了,说咱的辣椒辣度够、香味浓,愿意加价收购呢。”

红辣椒映红好日子

柳川朝天椒的“走红”并非偶然。这种辣椒个头不大,辣度却达15万SHU(斯科维尔指数),咬一口辛香直冲头顶,余味带着淡淡果香。检测报告显示,其维生素C含量达185mg/100g,是普通辣椒的1.5倍,还富含辣椒素和膳食纤维,既是餐桌上的调味佳品,又能加工成糟辣椒、辣椒面等产品。

在剑河县农产品加工园里,朝天椒的深加工正搞得火热。车间里,工人将新鲜辣椒分拣、清洗后,一部分制成鲜椒酱,一部分烘干磨成粉。“今年柳川的辣椒品质特别好,我们保底收购价每公斤4元,比市场价高0.5元。”加工厂负责人王敏说,“这些产品要发往贵阳、长沙的超市,线上拼多多店铺月销能破万单。”

巫泥村脱贫户刘正福的故事,是朝天椒产业带动增收的生动注脚。去年他还在为女儿的学费发愁,今年跟着周成种了5亩朝天椒,光卖青果就赚了8000元。“等红果收了,还能再卖6000多,足够给女儿交学费,还能买台新农机。”他擦着汗笑,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甜。

夕阳西下时,柳川镇的辣椒田被染成金红色。周成、李光荣、杨胜智们站在田埂上,望着这片承载希望的土地,身影被拉得很长。那些朝天生长的辣椒,不仅串起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更串起了乡亲们对于好日子的向往。

正如李刚所说:“这朝天椒,种的是奔头,长的是志气,收的是红火日子。”在剑河柳川,这抹鲜亮的红色,正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涂抹出越来越浓重的色彩。

黄平县学坝村:

生态赋能产业兴 美丽乡村展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潘二妹)近日,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30余亩荷花园迎来盛花期。青翠荷叶圆润宽大,朵朵荷花姿态万千,呈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赏花。

“美丽的荷花让人流连忘返。”游客小杨是学坝村荷花园的忠实“粉丝”,每年荷花盛开的时候,她会约一群好友前来赏花。“这里村容干净、村貌整洁、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是赏花的好地方。”

2023年,学坝村盘活土地资源,打造荷花观赏园,改造田坎、架起观花栈道。今年4月,紧扣“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主线,聚焦“两清两改两治理”重点任务,开展荷花池杂草清理及栈道修建,既优化荷花生长环境,也扮靓乡村面貌。如今,荷花园已成为学坝村的文旅“金名片”。

近年来,学坝村立足自身资源,探索“村党支部+村集体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以“农文旅融合”为突破口,打造包含学坝山泉水世界、葡萄采摘园、农家乐和荷花观赏园的2公里乡村旅游游线。凭借这一发展路径,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2024年达80余万元,2025年一季度收入49万元,同比增长53%,实现“开门红”。目前,学坝村对学坝山泉水世界游泳池清洗维护、重绘墙壁,预计暑假前开放,将为游客带来更佳体验。

在乡村治理方面,学坝村以文明村创建为契机,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村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乡村振兴积分小程序,围绕强组织、强产业、生态美、民风美等指标获取积分,并可在兑换点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凭借出色表现,学坝村于2025年5月入选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如今的学坝村,从生态景观打造到产业融合发展,再到创新乡村治理,学坝村走出了一条以“生态美”撬动“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示范之路。

剑河县柳川镇·

火红朝天椒 致富大产业

○ 通讯员 张德冲